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比事 目錄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經部五

春秋比事目錄　　春秋類

第一卷

周天王

聘魯者八　來求者三

來錫命者三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諸侯勤王者五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

周戰伐敗救者四　王臣奔他國者三　侵伐者十有一

第二卷

第三卷

閔公

過弑責季子

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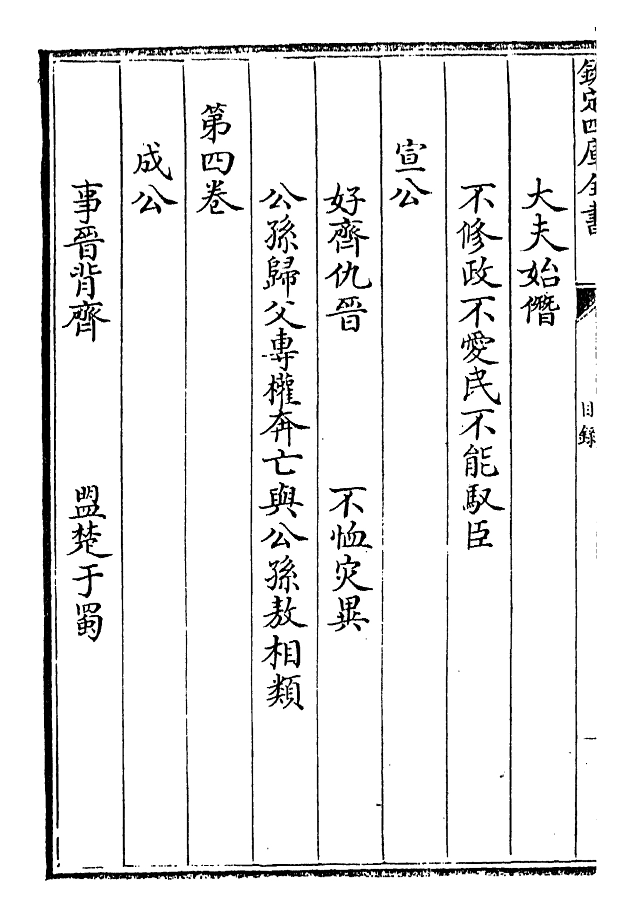
既不能霸諸侯又不能守信義以衛中國

伐邾　不朝王而事齊晉

書不雨

文公

始附晉而易齊終好齊而踈晉



大夫始僭

不修政不愛民不能馭臣

宣公

好齊仇晉　不恤灾異

公孫歸父專權奔亡與公孫敖相類

第四卷

成公

事晉背齊　盟楚于蜀

襄公

大夫專恣　夷狄盛強

邾莒來侮

昭公

季平子專權逐公

定公

紛紛多故　陪臣叛逆盜寶器竊城邑

哀公

莊公

莊公與齊衛宋魯陳蔡仇好終始

厲公　宋魯與鄭廢立

鄭在小白時叛齊即楚

文公　穆公

靈公　襄公

悼公　成公

宋鄭仇好　衛鄭仇好

第十一卷

書即位不書即位

第十二卷

盟

經書公盟者十五　經書魯大夫盟者十

公與外大夫盟諸侯之國必書其主盟而不書

者有四

至若來盟五　涖盟四又因聘而盟者五

經書諸侯交盟者四十其間霸主盟者十散盟

者十六大盟十四

諸侯散盟十六　大盟十四

經書大夫盟八其間散盟四大盟四

大盟四　經書楚之盟六

總論

第十三卷

會

經書公會一國者十有八

經書如會者三

經書夫人及内女會者六

總論

第十四卷

朝

按經書來朝者十六國

聘

經書聘而盟者四　經書夷狄來聘者五

伐

經書從王伐者一　經書公伐六

内大夫伐七　伐我者二十一

經書伯主伐者九

經書齊宋晉楚伐鄭者三十二其間齊伐者三

書宋伐一　晉伐十五戍三

楚伐十七　經書諸侯同伐國者八

經書諸侯獨伐國十一

第十七卷
戰

經書諸侯交戰者八

經書戰夷狄者八

第十八卷

救

經書王臣救者　經書伯主救者

經書諸侯救者　經書大夫救者

經書夷狄救者　平

第十九卷

遂

經書王臣遂者　經書霸主遂者

經書諸侯遂者　經書大夫遂者

經書夷狄遂者　次

第二十卷

夷狄

狄之交亂諸侯者八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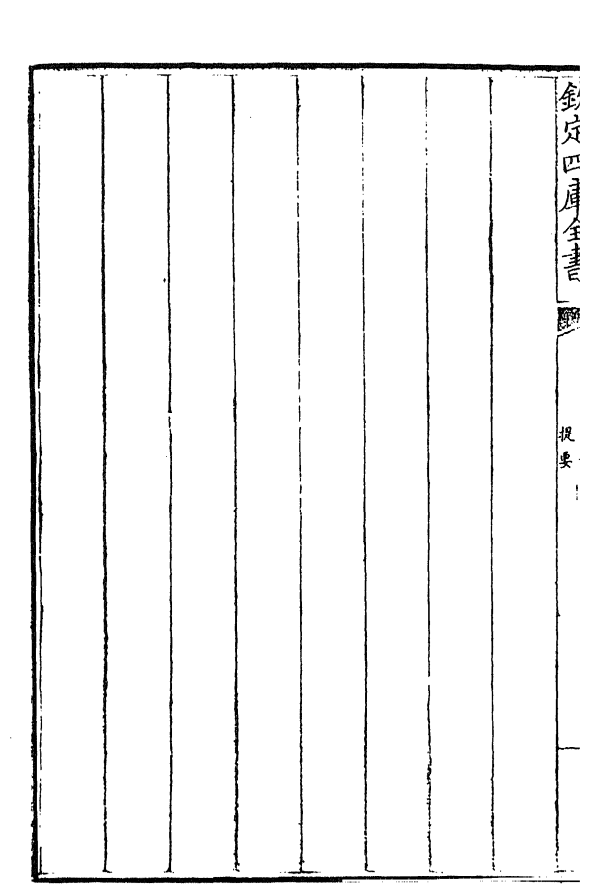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春秋比事二十卷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為婺之教官陳振孫書録解題曰按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

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為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為之說持論頗為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

為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刋于金華其本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録者也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比事原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

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以文辭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春秋比事卷一

宋 沈棐 撰

周天王

春秋之時周自平王至敬王歷十三王其間王臣聘魯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　來求者三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來

歸物者三隱元年宰咺來歸賵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定十四年石尚歸脤　來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錫公命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召伯錫公命　王臣來會者二文元年叔服會僖公葬五年召伯會成風葬

內大夫往會葬者二文九年叔孫得臣如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葬景王　王臣來者二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僖二十八年公兩朝王所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文元年叔孫得

臣如京師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　諸侯勤王室者五桓五年從王伐鄭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洮昭二十三年晉大夫帥師圍郊三十二年晉合大夫城成周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八年會王人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七國于葵邱二十九年會王人于翟泉文公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

會尹子單子伐鄭襄三年公會單子盟于雞澤昭十三年會劉子盟于平邱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侵楚　周戰伐敗救者四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臣奔他國者三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天王會諸侯者二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温之會　王室亂者四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

鄭宣十五年王子札殺名伯毛伯昭二十二年王室亂
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翟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
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襄三十年
天王殺其弟佞夫　執諸侯大夫歸京師者三僖二十
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　逆后嫁姬
者五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
京師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單伯送王姬十一年王姬歸

于齊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隱元年咺祭伯三年武氏子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祭公莊六年王人子突二十三年祭叔僖八年王人九年宰周公文元年叔服毛伯三年王子虎五年榮叔召伯九年毛伯十年蘇子宣十年王季子十五年王札子成十二年周公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襄十五年劉夏三十年王子瑕昭十三年劉子二十三年王子朝尹氏定四年劉卷

十四年石尚

聘魯者八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報聘於諸侯所以嚴君臣之分通上下之情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未嘗朝天子而遣使聘魯者八春秋備書之者所以忿諸侯之不臣而悼周室之弱也然桓王在位凡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凡伯來聘至桓八年家父來聘是也至若惠襄定三王皆不過一聘而止耳桓繼平而立王室雖微人心

未厭周德猶可興衰振治統制四海光昭文武之業使周道粲然復古不亦美乎不此之務反同列國之君下聘魯國長諸侯傲易之心寵桓公簒逆之志造端于後蓋自桓王始也雖然春秋自宣公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哉蓋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莊僖之際尚有二霸為之扶持禮文猶足以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至文宣之後二霸既遠王室多故故定王初立楚使問鼎已有窺

周室之心而當時王臣有卿士而相賊三公而出奔者則周室之衰尤甚於前是以春秋之書來聘則止於宣公來錫命則止於成公來求則止於文公來聘則止於宣公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公者自文以後天子雖求之諸侯亦弗與也然天子之聘皆遣大夫唯僖三十年獨遣宰周公皆稱天王使惟莊二十三年獨不稱天王使葢亦有說

魯之羣公唯僖最賢且與二霸盟會扶奬王室不為無助故特以三公下聘者加禮於僖公也當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王子頹王出奔温至二十二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故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不言天王使盖以天王之尊而見逐於臣下傷其威柄不足以使人也嗚呼遣使致聘諸侯敵國之禮也故經書外臣來聘者三十一若宋衛諸國與魯為敵是以有聘問之好至邾莒滕薛則朝而不聘莫敢抗魯矣嗟夫東周之初自桓至定

交好諸侯尚能同於列國至其甚也雖聘問且不敢致
僅若郳莒等耳不亦可痛也哉
來求者三
先王制九等之賦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
以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班寵邦國葢聞有
錫諸侯而未有求於諸侯也周室既東封土之君各擅
其利貢賦不入帑藏蕭然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且不
能自給切切然遣使以求之葢勢有不得已也是以經

書天王來求者三在桓王時則求賻於隱公求車於桓公在頃王時則求金於文公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無痛君之心輒墮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況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賵天王尚使宰咺歸之政使敵已猶當復報而況天子之尊乎周知有魯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桓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其待遇之禮可謂厚矣桓公曾無毫髮之奉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不恭亦甚矣且

車服者人君錫賜臣下所以崇功德隆寵眷也今反求之於諸侯則知四方之貢久絶於王庭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於求金則又甚焉説者以為襄王未葬而毛伯來求金故春秋書之以著其惡夫賻不過用於喪禮車不過用於出入禮以不給而求之猶未見其困弱也至於金則王之所資莫急於此今且求之其困乏不振至是極矣是以經於求金之文不稱天王使者諱以王室之富而求金若非天王之命也

來錫命者三

昔韓侯能纘祖考勤王室宣王因其入覲而賜命蓋天子之於諸侯雖有錫命之禮然必有功於王室述職於王庭然後受之可也春秋之時天子錫命者三莊王使榮叔錫命於桓公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簡王使召伯錫命於成公彼三公既無功德之可褒又未嘗朝覲天子而周王方且遣使就國錫之是長其驕傲之心也何以勸天下乎然於桓公則稱王於文公則稱天王於

成公則稱天子所書之文皆不同何也說者以謂天王天子皆王者之通稱若然則何以見春秋之褒貶葢嘗論之桓公有簒弑之惡天子所當誅也莊王既不能誅而於其死也反錫命而襃寵之是豈承天之意哉夫天命人主君臨萬方賞善罰惡所以助天之生殺也若有罪不誅而又加賞則是背天者也故經於此不書天王所以甚莊王之不天也至文在位既無大惡是以春秋之書亦無甚貶而正以天王名之然至錫成公命則又稱

天子按覲禮諸侯入郊王遣使迎勞則稱天子既至王庭則稱王以命之盖迎勞稱天子者謙下之辭也當簡王時周室益弱諸侯愈强故聖人於此特變文示義稱天子錫者以見周之甚微屈於諸侯不敢以王禮自命也嗚呼孔子傷周之意求於筆削可見矣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之時禮法廢壞諸侯視盟主為甚重視天子為甚輕故公及大夫如齊如晉者不可計至於朝王所如京

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以往而已初非致禮於天子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溫之會兩書公如王所者是時晉文主霸致天王於會故僖公之朝以從晉侯盟會實非朝天子也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公如京師繼之曰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八國伐秦是晉厲公初立將有伐秦之役使來乞師成公特往會伐而道過京師故經以如書之實非朝京師也其餘大夫如京師者五或以事往或以私往請據經以辨之僖三十年天王

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京師左氏謂仲遂之行以報聘於周得臣之行以報命於周攷之經文理或然也然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左氏謂王使來徵聘故孟獻子聘於周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左氏謂齊人為王城郟故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竊有疑焉夫春秋備載當時之事以貽後世若周王使來召聘齊人為王城郟經安得而不書哉經既不書則二大夫之行蓋非為周

也至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謂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夫當文公時臣下專政國君之命已不行於大夫則公孫敖如周不至蓋無足恠矣嗚呼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持之禮也彼魯之國君既蔑無周王又安使魯之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然則諸侯欲令其臣之無他尊天子則臣自服矣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諸侯勤王者五

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也王命方伯以討之嗣位有未立也王命卿士以定之兄弟甚閒之變則有大臣為之鋤治王都城築之役則有大臣為之服勤當是時内而三事大夫外而列國諸侯莫不聽命於王此其權所以獨尊也東周不競權勢浸微征討之事扶救之功或出於諸侯或出於霸主或出於大夫類借力於人以紓一時之難比之三代雖若不足

取而在春秋亦有可言者孔子書之葢傷周道衰微辛諸侯之近正也故桓五年鄭伯不朝蔡衛陳從桓王伐鄭經書從王者喜三國之助也書王伐者譏天子之親伐也前所謂出於諸侯者此也僖五年惠王廢太子小白會世子以定其位八年告難於齊小白盟王人以靖其難經書齊侯且序爵諸侯之上者喜其定世子寧周室書會世子盟王臣者疾其恃霸主之威而奸分也前所謂出於霸主者此也昭二十三年王室有子朝之亂

鄭伯言於晉晉大夫帥師圍郊以討子朝三十二年敬王懼子朝之黨使富辛言於晉從成周而避之晉合諸侯城成周以固周室經書晉人圍郊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合十國大夫城成周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專繫之晉而不書王卿士者見天子之權愈微而專於列國大夫也前所謂出於大夫者此也嗚呼隱桓之間天子雖微而猶有諸侯從王以侵伐者其後諸侯益彊蔑視周室幸二霸繼興託名尊周可以倚重下至昭定

之世中國無霸諸侯失權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圍郊之役城成周之功歸於列國諸侯之卿豈非衰弱之甚耶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葢是時齊晉未霸諸侯雖強亦未敢伉王室也至僖公五年小白會王世子於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攷二霸之會盟皆在服楚之

後益其克服強楚威振中國霸業已盛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是以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君之名而其實以尊已也故僖五年小白會王世子盟於首止八年會王人盟於洮九年會宰周公於葵邱二十八年重耳致天子於踐土於温二十九年盟王人於翟泉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奬王室托於大義則猶可言也至葵邱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已盟會

則其傲易之心尤甚於前矣晉文襲其跡後其惡是以
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翟泉之盟又以諸侯之
大夫盟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致召天王
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夫敵之也至晉則以己召君以
大夫敵王人恃己威勢直與天子等耳其無君之罪尤
有甚於小白也馴致乎成襄之後晉主霸盟更會王人
以從侵伐若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會尹子單
子伐鄭襄三年會單子盟于雞澤昭十三年會劉子盟

于平邱定四年會劉子侵楚凡此皆晉主之而雞澤之盟以去年合諸國大夫城虎牢平邱之盟以楚公子比弑靈王皆合諸侯以謀楚者也葢二霸盟會則假周之名率諸侯以尊已厲公以來則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故王臣間見於經然始而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強其伉禮奸義非止於二霸之時也其他諸侯獨盟王人者唯魯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以謂頃王時欲以親魯故與之盟夫以霸主合諸侯盟會王

臣猶且不可況魯國乎然則文公之惡可知矣

周戰伐敗救者四

周衰夷狄侵侮諸侯暴横天子之師屢貽挫衂聖人書之於經者四所以甚傷之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此夷狄之侵侮也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此諸侯之暴横也按經例伐國則書伐凡書伐者皆重事也而凡伯奉幣以聘非有甲兵之衆安得與

伐國同文乎葢書伐者重凡伯之罪也重凡伯譏天王也自入春秋未有來聘之文今隱公即位未甞朝周而桓王首聘於魯以長諸侯不臣之心則其非禮甚矣故因凡伯聘魯見伐於戎而書伐以重之重凡伯之惡則譏桓王可知矣發微謂楚邱衛地也稱楚邱者責衛不能救難稱凡伯以歸責凡伯不能死職理或然也按左氏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說者以為王者至尊

天下莫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經以王師自敗為文所以譏天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伯不朝王命諸侯討之此古之制也今桓王從三國之師屈天子之尊親伐諸侯效敵國之交兵則傷威毀重微弱甚矣按左氏載王師敗績而經不書諱之也以天子伐諸侯固已可耻况敗績乎此經所以不言也至莊王救衛之師特書王人之字則喜其救者之善也衛朔負罪出奔諸侯黨惡

背義納朔於衛時無霸者以討其惡而王人獨能救衛則其於名義為得正矣然兵寡力弱卒不成救衛之功故聖人雖字以貴亦以傷周室之微不能勝諸侯之惡也嗟乎周之興也玁狁蠻荆遠逌荒陲屈膝效順而九伐之法足以威制諸侯之不臣是以王師一出有征無戰孰敢拒天子之命而干鈇鉞之誅乎及其衰也兵威隳弱戎狄諸侯共起而凌蔑之師出無功動以取敗可勝歎哉

王臣奔他國者三

周衰天子之權不行於天下卿士無服職之心諸侯有容姦之罪是以見於經者或無事而私來或因來而遂事或因罪出或以亂奔聖人備書之者參譏之也故隱元年書祭伯來公羊謂來奔穀梁謂來朝皆非經意唯左氏謂非王命近之蓋祭伯私來也所謂無事而私來者此也桓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左氏謂禮亦非經意蓋桓王取后于紀而魯主之祭公將如紀逆后

故當謀期既謀之則當復於天子請命而逆之乃可也今祭公不復命於王遂由魯如紀故春秋書之惡其專也所謂因來而遂事者此也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族偪且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入而復出奔晉經書出奔者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故經書周卿士奔未有言出此獨言出奔者杜預謂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絶於周故書出以罪之也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按左氏靈王崩尹言多劉

毅單蔑甘過鞏成殺王弟佞夫括瑕廖奔晉蓋儋括欲立佞夫王子瑕括之黨也佞夫既死瑕遂出奔經書奔晉不言出者周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按左氏晉荀躒帥師納敬王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奔楚經書以子朝奔者疾其助簒奪之惡權制於三卿故顯誅之耳然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并舉召伯者明罪本在尹氏當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所謂

或以亂奔或以事出者此也隱桓以來有周卿士雖以私事而外交專命而遂事得罪於春秋然未有以亂出奔者也至襄成之間周王子瑕則又因釁成亂負罪奔國非止私來矣然猶未有簒奪之大惡其所奔之地且未離乎中國也下至昭公尹氏毛召之徒始有簒逆之事及其敗而出奔則又轉入於夷狄矣豈非衰亂之極哉說者以聖人所書專在罪卿士愚竊謂天子縱之諸侯受之皆春秋之罪人也凡言來奔者盖參譏耳

王室亂者四

春秋自隱至哀王室之變見於經者四其間天王被難而出居者二叔帶之亂出居於鄭敬王有子朝之難出居於翟泉定王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景王時殺其弟佞夫凡此皆王室之變也

叔帶之亂

按經僖五年齊小白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左氏謂謀周也杜預云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立叔帶故

齊侯會世子以定其位八年惠王崩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告難於齊故小白復會王人諸侯盟于洮左氏謂謀王室也及十一年左氏載叔帶召戎伐周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請召子帶王不許至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叔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二十四年鄭師伐滑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王命王怒以狄師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子帶與狄后通王替狄后

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卿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狄后居温故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二十五年晉文公納王王入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此襄王時叔帶之難天王出鄭歸周之迹也

子朝之亂

按史記景王十八年太子早卒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猛為

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子丐是為敬王夫子朝子猛嫡庶長幼傳不載攷賈逵註以子朝為景王庶子敬王為猛母弟而史記以猛為長子以意推之則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嫡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左氏謂王子朝與其傅賓起有寵於景王景王與起欲立之劉伯蚠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欲殺之又惡子朝欲去之王田北山將殺劉單會疾崩劉單攻賓起殺之子朝作亂逐劉子單子逆王猛於莊宮以

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殺還及其黨八人子朝奔京單子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周鞏簡公甘平公為子朝所敗單子以王次于皇子朝之黨伐皇大敗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劉單為子朝之黨所敗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在京楚王師軍於京楚伐京毀其西南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郊討子朝也郊潰子朝敗自京入于尹劉單伐尹不勝而還以敬王如劉避子朝也子朝入于王城子朝之黨尹卒

敗劉師敬王居狄泉尹氏遂立子朝在王城居西敬王在狄泉居東謂之東西王二十四年子朝稍強入于鄔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言於范獻子請圖王室二十五年晉趙鞅合諸國大夫會于黄父謀之二十六年單子如晉告急敬王之黨劉人與子朝之黨王城之師戰劉師敗績劉子以敬王出晉知躒趙鞅帥師納敬王克鞏邑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晉人戍周而

還此敬王時子朝之難天王居狄泉歸周之迹也

儋括之亂

初靈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告王曰必殺之不殺將害王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周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此襄三十年景王時佞夫之事也

子札之亂

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札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此宣十五年定王時王子札殺毛伯召伯之事也

總論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昵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產禍者觀東周二百四十餘年王室變亂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

立帶雖賴小白主霸盟會諸侯以定其位而小白既沒卒不免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莽暨晉文紹霸王始克歸然則寵房闈之私情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惠王啟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王以賓起之請欲廢猛立朝且結劉單以定其位及敬王即位子朝作亂盤結黨與交兵擾奪五年之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單之賢倚晉為援戡定禍患逐子朝歸敬王而王室始安然則徇佞倖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

啟其端也夫以敬王秉變亂之際克紹周統劉單數子輔相而立權不在己而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為倚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強有能斷以大義而懲艾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奈何狥匹夫之孝牽毋后之恩既不能防於未難之前又不能制於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徑卒致傲弟再入而身遂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亦襄王醖釀之也故經於襄王書天王居于鄭者貶其出也

於敬王書天王入于成周者喜其入也貶其出則不與其入故經不書襄王之歸則雖貶其出而亦謹其入用見聖人去取輕重之異也夫春秋之法凡諸侯之專殺者皆重譏之以其不請命於天子而自專生殺之柄也諸侯專殺且猶不可況王之卿士朝夕委質王庭其分義之親非諸侯比也詎可以專殺哉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殺之攘君之權莫甚於此以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故經書王子

札殺召伯毛伯者罪王子札之專殺所以譏天子之不能制也左氏以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大夫殺之則殺弟之罪不在王明矣而經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者蓋使佞夫果有簒奪之意則殺之固宜令欲立之意出於括而佞夫弗知則景王容之可也反縱五大夫殺其母弟雖曰大夫之罪實景王使之耳春秋之義惟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之文此特書之者以見景王尊為天子而不能容一母弟傷艾手足賊恩悖義莫大於

此故特書以甚其惡嗚呼東周之衰也嫡庶之位不正生殺之柄不行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恧無所畏忌王室益衰不可救止為天下之本且如此安能望諸侯之理乎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

按例天子三公稱公卿書爵大夫字士名士之微者不名所以名等列定尊卑也三公稱公者若桓八年祭公僖九年宰周公成十二年周公是也卿書爵者若隱元

年祭伯七年凡伯祭凡國伯爵文元年毛伯五年召伯十年蘇子毛召蘇皆宋地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昭十三年劉子子爵是也大夫稱字者若隱元年南季南氏季字桓四年宰渠伯糾渠氏伯糾字五年仍叔八年家父莊元年榮叔二十三年祭叔祭采地文元年叔服宣十年王季子襄三十年王子瑕是也士稱名者若隱元年宰咺襄十五年劉夏劉宋地定十四年石尚是也士之微者不名若僖八年王人是也然隱三年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三書尹氏隱三

書武氏子皆以族稱譏世卿也莊二十六年王人子突
微者而特書字善其救衛也宣十五年書王札子大夫
而名貶其專殺也唯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皆以
卒書名而昭二十三年書王子朝蓋庶子之長也夫列
國之君以爵稱其卿以名稱其或見褒者以字稱夫天
子之卿書爵所以視諸侯其大夫書字所以視列國卿
之賢者也其士稱名所以視諸侯之卿也當周室之衰
王室之微而先王之典猶在故孔子必正其爵秩以王

人之微必序諸侯之上不使諸侯得加乎天子所以示萬世之法也嗚呼春秋尊王之義雖名爵之間亦不敢忽豈直爲虛文哉

春秋比事卷一

春秋比事卷二

宋 沈棐 撰

二伯

齊桓公 小白會十五

莊十三年北杏 十四年鄄 十五年鄄 十六年幽 二十七年幽 僖元年檉 二年貫 三年陽穀 五年首止 七年寗母 八年洮 九年葵邱 十三年鹹 十五年牡邱 十六年淮 孔子稱齊侯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致之春秋自莊十三年終僖十六年大
會諸侯凡十有五谷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自北杏至葵
邱是也兵車之會四自洮至淮是也按莊十三年北杏
之會左氏謂平宋亂然此會小白未霸而經獨書其爵
諸侯皆稱人者先儒謂聖人望其攘夷狄救中國以尊
周室始合諸侯首圖大舉故獨尊小白蓋欲責之深必
先待之重也　十四年鄄之會左氏謂宋服故蓋宋雖
預北杏之會而復叛齊故十四年經書齊陳曹伐宋既

伐而宋服故是年為鄄之會此左氏所謂宋服也　十五年又會於鄄左氏謂齊始霸也夫齊侯之會已三合諸侯至是而始霸也盖中國諸侯莫難服於陳鄭今宋鄭再會而陳又始服則小白之霸業成矣此所謂齊始霸也　十六年同盟于幽左氏云鄭成也盖宋鄭兩預鄄會宜其同好相結不復相侵而鄄會始伯鄭乃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三國伐之於是率諸侯為幽之盟盖桓自主霸未嘗脩盟而宋有貳於北杏鄭有貳於鄄必

待兵威乃始克服齊既服宋鄭非盟無以結之所以稱同盟者以諸侯同志於桓也然魯鄭既同盟而十七年書齊人執鄭詹十九年書齊宋鄭伐魯西鄙者左氏謂鄭不朝齊執鄭詹疑其説未然切意鄭介於楚有貳齊之志故齊侯執之既而詹逃於魯此三國所以伐魯也

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左氏謂陳鄭服按二十八年荆伐鄭公會齊宋救鄭則知是盟鄭已服齊也然十六年同盟於幽衛侯與盟而此盟不與故二十八年齊人

伐衛討其不與盟也　元年檉之會左氏謂謀救鄭蓋自二十七年與盟于幽而楚再伐鄭故小白會諸侯謀以救之此左氏所謂謀救鄭也　二年貫之盟左云服江黄也　三年陽穀之會左云謀伐楚也蓋江黄楚之與國既背楚而歸齊則齊之威德至此為盛於是可以伐楚矣是以四年諸侯伐楚屈完請盟強楚挫辱使斯民免於左衽之患則其功被當世無以加於此者左云謀伐楚者蓋在是也然楚服之後齊人執陳轅濤塗及

江黄伐陳冬又大會諸侯侵陳則知陳復叛齊矣　逮五年首止之會左云謀寧周也陳再見伐與盟首止之會而鄭伯逃歸不盟則鄭又叛齊而從楚也　故六年公會齊侯合六國伐鄭而楚人圍許救之七年齊又伐鄭故是年寗母之盟鄭使子華聽命於會此左氏所謂謀鄭也　八年洮之盟左謂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盖襄王有叔帶之難故小白會盟以謀之而鄭伯自七年再被齊伐再來乞盟左氏謂謀王室鄭服者此也

九年會于葵邱左云尋盟且脩好然小白九會諸侯莫盛於葵邱而霸業之衰亦自此始故孟子特舉是會以譬戰國諸侯而三傳例皆不取經文又稱諸侯盟于葵邱没齊侯爵而稱諸侯者所以貶之則知桓德之衰自此始也　十三年會于鹹左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盖杞廹東夷故會以謀之觀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則知此會為杞謀也　十五年會于牡邱左氏救徐盖是年春楚人伐徐故齊侯會諸侯以救之觀經書遂次于匡

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此會為救徐可知也然楚至是稍横而齊攘救之心亦怠故經言次言救諸侯救徐而遣大夫往見其緩於救患也　十六年會于淮左云謀鄫且東畧也按齊侯前後盟會鄫未嘗與左氏之説疑為未然攷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滅項先儒謂英楚與國蓋齊既救徐遂連徐人伐楚之與國切意淮之會謀伐英氏非為鄫也凡此皆齊侯主霸盟會之始終也總而言之諸侯與會者十四宋陳蔡邾魯衛

許滑曹滕　江黄邢鄭結盟者八而孔子稱其九合者盖
洮之盟為謀王室鹹之會為城杞牡卬之會為救徐淮
之會為伐英氏此皆兵車之會也而北杏與鄄之始會
齊侯未霸故孔氏稱其九先儒以謂聖人貴禮義賤武
力之深旨其説是矣

諸侯十四國從齊始終

齊侯主霸諸侯與盟會者十四國其間小國如滕滑江
黄邢邿皆閒見於經國陋人微不係强弱唯宋衛曹鄭

陳魯許蔡八國或服或叛其始終可考今撫其事迹而錄之宋自北杏與會嘗一叛齊莊十四年齊陳曹魯四國伐之自後服從盟主自鄄至淮菆與盟會此當時諸侯最為賢者　魯始不與北杏之會鄄之始會止書單伯二會復不與幽雖與而不書公說者謂為公諱也至十七年齊人執鄭詹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伐魯西鄙觀經之文雖以鄭詹之故齊伐之然齊霸數年盟會者四而公未嘗往則齊之見伐蓋亦討其不從霸非止為

鄭詹也自此一伐之後二十七年幽之盟止淮之會凡十一會公皆親與而不復背齊矣　陳始與北杏鄄初會不與二會再從兩盟于幽至貍復不與僖四年伐楚之後復背齊從楚故齊人執其臣濤塗冬又合諸侯大夫侵之遂畏齊兵威與盟首止及甯母洮之二會遣世子款受盟至葵邱復不與會見其未純服也然葵邱之會霸業最盛其後諸侯無背盟者故自洮至淮三會陳侯皆來服從也　鄭始不與北杏而兩從鄄會是時雖

有同會之好而未有服齊之心也故鄄會始霸即背齊侵宋明年齊宋伐之於是兩盟于幽然幽之始盟經書齊人執鄭詹切意鄭有即楚之意而齊人執詹則鄭雖與盟而服齊之心未純也齊既伐其國又執其臣鄭始怗服不敢貳齊故檉貫陽谷伐楚之後鄭伯皆從逮首止之會又畏楚而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兩伐之故甯母之盟始遣世子聽命而洮之會遂來乞盟自此以後始純服中國不復向楚矣　衛兩與鄄會與幽之盟至

二盟不來齊遂伐之故莊二十八年經書衛人及齊人戰言戰者以見衛之貳齊有力拒之意也自從十年伐楚之後齊伯盛强中國悉服衛始復來惟甯毋之盟一不與餘皆見經　許自莊十年從幽之盟已後並不見經至僖四年始從齊伐楚後復會首止之盟至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而諸侯救之自後會盟並從中國惟甯毋之盟不與而已　曹自齊霸終小白之時七與盟會檉首止洮葵邱鹹牡邱是也伐楚

之師曹伯亦從　唯蔡始與北杏其後畏楚不復歸齊故四年齊侯之師先侵蔡而後伐楚而經於莊十年書荆敗蔡師以獻舞歸又十四年書荆入蔡則知蔡為楚屬國其所以不從齊伯者蓋畏楚之甚又非陳鄭比也凡此數國宋背齊者一魯不與會者二背齊者一鄭不與會者一逃歸者一背齊者三衛不與會者五背齊者一許與會者七曹與會者七皆未嘗叛齊也夫當周室之衰荆楚暴横小白奮起首倡大義以安中國可謂盛

矣而當時諸侯或叛或從難於率服如此其間終始從齊盟會不叛者唯宋一人而已用此以觀則諸侯慕禮義而識所向盖亦難乎其人哉

小白抑强楚衛諸侯

當小白始霸之時方合諸侯未暇兵楚楚雖有易齊之心然是時中國既有盟主楚有侵擾者不過蔡鄭而已其於宋衛諸國未嘗有小窺伺也故莊十年敗蔡師以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八年又伐鄭僖

元年稱楚人伐鄭二年侵鄭三年伐鄭小白懼其暴横浸入中國四年遂九合諸侯問罪於楚而陘次之兵威未加楚已恟懼遂遣使請盟自是楚人帖服不敢犯中國者十五年其間遠小之國間或被害若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雖略見經而隣楚如陳鄭者亦賴召陵之威不復如曩日之侵擾矣其後小白既没重耳未興楚於是復肆强暴憑陵中國始與會盟馴致盂之會執宋公泓之戰敗宋師虎狼之威日以煽焰嗚呼小白之功其大

矣哉

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

先儒謂小白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脅逼强制諸侯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夫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務相侵伐强者肆凌暴弱者受并吞殘民暴骨不勝其患聖人幸伯者之出以禮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革干戈之亂還敦厚之風庶幾乎西周之治也奈何小白之興伯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會諸侯雖假仁義號尊

王室然其實則逞志威侮肆侵奪以尊已也故自入齊以來大國則侵伐之小國則并吞之而春秋皆例稱人者所以惡齊侯也攷之於經莊十四年伐宋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魯二十八年伐衛僖四年伐陳侵陳六年伐鄭七年又伐鄭凡此皆侵伐大國者也莊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二十六年伐徐三十年降鄣閔二年遷陽僖十七年伐英氏滅項凡此皆并吞小國者也莊十七年執鄭詹僖四年執陳轅濤塗此則執諸

侯之大夫也雖然宋衛不服陳鄭即楚則用兵侵伐雖害伯德其罪尚輕至若凌虐小國則罪之重者而滅譚滅遂滅項尤為甚焉葢恃兵威以滅國非霸者事也小白主伯中原攘却强暴不以德服諸侯而反蹈肆虐之惡不亦可耻哉例貶稱人宜矣

救國城國

救難恤災存亡繼絶伯者之美事也當小白時楚與夷狄交侵中原鄭許徐三國則病楚邢衛二國則病狄所

賴以驅攘者唯小白也攷之春秋齊侯主伯書救國者五書城國者三然有救之而成功者有雖救而不成功者若莊二十八年救鄭鄭遂與檉之會僖六年救許許遂與洮之盟使背強楚即中國此則救之成功者閔元年救邢僖元年又救邢而邢不免於夷儀之遷僖十五年救徐而徐不免於婁林之敗此則救之而不成功者也夫以伯主之威合諸侯之師救一小國則旌麾所向宜其蔑不濟矣然而救難之師或濟或否其故何耶蓋

二十八年荆伐鄭經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楚人圍許經書諸侯遂救許是皆合中國之兵赴難直前而無所次故能折楚之暴收救患之功也至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之則未能率諸侯以往故其功未見春秋稱人以譏之至僖元年雖舉三國之師聲言曰救然次于聶北逡巡顧望是致邢人有夷儀之遷則實非救也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侯雖合諸侯盟于牡邱以謀救徐方且遠次于匡遣諸侯之大夫以為

救援之名是致徐有婁林之敗則亦非救嗚呼既不能力救諸侯于被難之時待其社稷喪亡國祀遷徙則雖往城之何益哉故經書二年城楚邱盖譏其不救患而城之也僖元年書邢遷夷儀三師城邢盖譏其緩于救患而城之也十四年書諸侯城緣陵盖譏其不能攘却東夷而城之也先儒曰與其既亡而城之不若未亡而救之小白之罪盖見於此

三伐戎

按齊侯伐戎者三莊二十年伐戎三十年伐山戎皆稱人僖十年伐北戎則稱齊侯何也說者謂貶之故稱人與之故書爵夫伐山戎正中夏此正伯者之政耳春秋何所貶哉盖稱人者非病小白也此春秋垂世之法也夫小白有北戎之功春秋例許之則後世有襲其事勤遠畧而殘中國者也故春秋兩人之以戒後世之勤兵者然而後不書爵則以小白之功終不可見故復書齊侯以與之一以戒後世一以顯齊侯此所以為春秋也

晉文公 重耳

攷之春秋重耳主伯五年侵伐各一僖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是也入國一二十八年入曹是也圍國二二十八年圍許三十年圍鄭是也執諸侯二二十八年曹伯衛侯是也盟諸侯二踐土翟泉是也會諸侯一會温是也

按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曹伐衛蓋曹衛楚之與國為楚之捍蔽者晉侯將服楚救宋然不得曹衛楚未可服是以先侵曹伐衛而後戰

楚也是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蓋晉為宋楚為曹楚既不為宋矣故晉執曹伯以畀宋所以怒楚使戰也及四月合四國之師及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經於三國稱師獨書晉侯所以顯晉侯伯功之成晉既敗楚于是率諸侯為踐土之盟而致天王於會故經於下又書公朝於王所蓋不使晉侯得以致天子故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諸侯朝特言公朝于王所以明晉侯召君之惡也冬會諸侯于溫晉侯復致天王則其惡又甚矣故經

書天王狩于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盖諱以天王之尊而從霸主之脅致若王廵狩而諸侯會方岳也及二十九年會王人六國盟於翟泉說者以謂皆諸國大夫故稱人然王人不可與盟令使大夫盟之則晉文之惡又可知也嗚呼晉文一戰敗楚於是恃其威勢驕傲不臣至以身召天子以大夫盟王人豈非萬世之罪人哉其不及小白遠矣

六國背服始終

自小白沒楚乗中國無伯欲驅率諸侯縣主盟會宋襄雖有紹伯之志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盂之會執於楚子泓之戰敗於楚人僖二十六年楚伐宋圍緍二十七年又合諸侯圍宋逮重耳之出始終仇楚者唯宋一人其他國若曹衛許則一於附楚至齊魯陳鄭之屬則又視晉之成敗而為向背者也故城濮之戰從晉侯止齊宋秦三國葢齊以霸者之後宋以疾楚深秦以納公之好故當時無顧望之心而皆鋭於從晉也至陳鄭魯

衛蔡邾莒則自敗楚之後始從晉盟故踐土之盟鄭曾
蔡衛及莒子始至溫之會邾子始至踐土之盟稱陳侯
如會者蓋以陳侯畏楚猶緩於從晉特稱如會以見其
不與盟也至衛則始終從楚唯元咺及國人力於附晉
故敗楚之後衛侯懼晉而奔楚是時衛國無君元咺奉
公瑕以受盟於此見衛侯雖奔楚其國人皆欲從晉也
晉以子瑕結盟故許衛侯復歸於衛衛侯既入而殺叔
武則猶有二晉之心是以元咺奔晉以訴之及溫之會

陳鄭畢至衛獨不來於是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且歸元咺于衛然則當時諸侯畏楚之威憚於從晉者唯衛爲甚故經書衛事亦多也至許則踐土與温皆不從盟會故温會之後諸侯圍許鄭雖兩與盟會而翟泉之盟有貳晉之心乃復不至是以三十年晉秦圍鄭以討之也夫小白之伯經營中國者二十五年諸侯懐德畏威從服既久然後率衆以伐楚故當時諸侯信附不疑而盟會之間攜貳者少及小白没距晉之伯已十一年

諸侯事楚其心已固重耳無盟會之素一旦大興征伐驟伯中夏宜乎諸侯信服不堅而糾合之難也

總論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即春秋之旨以定二伯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玁狁威荆蠻使之竄伏荒陲屏氣遁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荆蠻醜類浸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𪆵狠狼戾所向

披靡辛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虐焰不逞中原少寧則二伯之功亦云盛矣攷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説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於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

重耳會温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諸侯而遽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侵曹伐衛乃又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

風雷則服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
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
止至重耳既敗楚師小見經筆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
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霸諸侯未服
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執其臣使諸侯自懼而後
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于幽僖四年執陳
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
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

不與其盟會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霸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其成功然驅攘強暴救恤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却之功故三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遷帝邱而晉侯不能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霸行事載在春秋其不相侔如此切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横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霸

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矣况當時楚雖浸强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楚人之横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之霸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脅制諸侯使束身從己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慙色中國諸姬幾為楚盡矣使重耳之興尚懐仁厚不奮兵

威則何以折楚之暴以懲艾諸侯然則晉文之霸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興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而明矣然循流塞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為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陵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霸而已使小白主霸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復嚴憚論春秋

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也嗚呼賢如二霸且假
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
人諒矣

春秋比事卷二